约伯记第九章译文对照

【伯九1】

(和合本)「约伯回答说:」

(昌振中译)「约伯回答说:」

(新译本)「约伯回答说:」

(现代译本) [约伯接着回答: |

(当代译本)「约伯回答说:」

(文理本)「约伯曰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约伯答复说: |

(**牧灵译本**)「约伯回答说: |

【伯九2】

(和合本)「"我真知道是这样。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?」

(吕振中译)「『我真知道是这样;但人同神相比、怎能算为义呢?」

(新译本)「"我实在知道是这样,但是,人在 神面前怎能算为公义呢?」

(现代译本) 「是的,这道理我都知道;但人在神面前怎能胜诉呢?」

(当代译本)「"对,这一切我都知道,你的话没有甚么新鲜之处。可是,人在神的眼中怎样才能成 为义呢?」

(文理本)「我诚知其若是、但人于神前、安能为义、|

(思高译本) 「我确实知道事情是这样,但人怎能同天主讲理?」

(牧灵译本) 「我知道事情确实如此。但凡人怎能同天主讲理呢? |

【伯九3】

(**和合本**)「若愿意与祂争辩,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人若愿意同他辩论、千项也不能回答他一项阿。」

(新译本)「"我实在知道是这样,但是,人在 神面前怎能算为公义呢?」

(**现代译本)**「谁能跟他争辩呢?他能提出千百个问题,而没有人能回答〔或译:人能问他千百个问题;他却不愿回答〕。|

(当代译本)「如果人要与祂争论,人所能答辩的,恐怕是千中无一了。」

(文理本)「若欲与辩、千难答一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人若愿意同天主辩论,千个问题中,谁也回答不出一个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人若要在天主面前辩论,千个问题中一个也回答不出。」

【伯九4】

(**和合本**)「祂心里有智慧,且大有能力。谁向神刚硬而得亨通呢?」

(吕振中译)「他心里有智慧,并且能力强大,谁向神强硬、还得安全呢?」

(新译本)「他心里有智慧,而且有极大的能力,有谁对他刚硬而平安无事呢?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神大智大能;谁能抗拒他而生存?」

(当代译本)「祂是这样的充满智慧,又是这样的大有能力,有哪一个曾经反抗祂而得到成功呢?」

(文理本)「其心明、其力强、自愎而敌之者、孰能亨通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虽心中明智,力量强大,但谁能对抗天主,而保平安? |

(**牧灵译本**)「人虽有智慧有能力,但有谁能对抗天主而平安无事?」

【伯九5】

(和合本)「祂发怒,把山翻倒挪移,山并不知觉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他发怒时把山翻倒,把山挪移,山也不知;」

(新译本)「他在怒中移山翻冈;山冈却不知道;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他不发警告而挪移大山,在忿怒中把山翻倒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祂会猝然把高山移动,在怒气中把它翻倒。」

(文理本)「彼发怒以倾山、移山而山不觉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他可移山,山却不知;他一发怒,山即翻转;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他能移山而山不知,他一发怒能把群山翻转。|

【伯九6】

(和合本)「祂使地震动,离其本位,地的柱子就摇撼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他使地震动、离其本位,地的柱子就摇撼: |

(新译本)「他使大地震动离开本处,大地的柱子就摇撼;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他使大地震动,离开原位;他摇撼大地的支柱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祂又摇动大地,把地基也震撼了。」

(文理本)「使地震而离所、其柱动摇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他振摇大地,使之脱离原处,地柱随之摇撼震动; |

(牧灵译本)「他震撼大地,使之脱离原处,大地的支柱也随之动摇。」

【伯九7】

(和合本)「衪吩咐日头不出来,就不出来;又封闭众星。」

(*吕振中译)*「他一吩咐太阳,太阳就不放光;他又封闭众星;」

(新译本)「他吩咐太阳,太阳就不上升,又封闭众星;」 (现代译本)「他使太阳升不起来,使星星发不出光辉。」 (当代译本)「只要祂一下命令,太阳便不会升起,众星也不再发光。」 (文理本)「命日则不出、封星则不见、」 (思高译本)「他一下令,太阳即不升起,星辰即封闭不动;」 (牧灵译本)「他一发命令,太阳即不升起,星辰也不再闪亮。」

【伯九8】

(和合本)「祂独自铺张苍天,步行在海浪之上。」 (吕振中译)「他独自伸展了苍天,踏行于海浪之丘;」 (新译本)「他独自铺开苍天,步行在海浪之上;」 (现代译本)「他独自铺张诸天,脚踏在海怪背上。」 (当代译本)「惟有祂展开了天空,又在海浪上踱步。」 (文理本)「独张天宇、履蹈海涛、」 (思高译本)「惟有他展开天空,步行海波之上;」 (牧灵译本)「惟有他让天空伸展,漫步在巨浪波涛之上。」

【伯九9】

(和合本)「祂造北斗、参星、昴星,并南方的密宫。」 (吕振中译)「他造了北斗、参星、昴星和南方的密宫。」 (新译本)「他造北斗与参星,昴星和南方的星座;」 (现代译本)「他在天空悬挂群星—北斗、猎户星、昂星,和南极的星群。」 (当代译本)「祂创造了北斗星、参星、昴星和南方的群星。」 (文理本)「造北斗参昴、及南方之宫、」 (思高译本)「他创造了北斗和参宿,昂星及南极星辰;」 (牧灵译本)「他创造了北斗和参宿,昴星和南极星辰。」

【伯九 10】

(和合本)「祂行大事不可测度,行奇事不可胜数。」 (呂振中译)「他行着大事不可测度,显奇妙作为不可胜数。」 (新译本)「他所行的大事无法测度,所行的奇事不可胜数。」 (现代译本)「我们不了解他所做的大事;他奇异的作为无穷无尽。」 (当代译本)「神所做的奇事深不可测,多得不可胜数。」 (文理本)「行大事不可测、行奇事不胜数、」 (思高译本)「他所作的大事,不可胜数。」 (**牧灵译本**)「他的伟业令人惊异。他的奇迹数不胜数。|

【伯九 11】

(和合本)「祂从我旁边经过,我却不看见;祂在我面前行走,我倒不知觉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阿,他若从我旁边经过,我也看不见;他掠过去,我也不觉得。」

(新译本)「他行过我身边,我却看不见;他掠过去,我竟不觉察。」

(现代译本)「神从我旁边经过,我看不见他;他从我面前掠过,我也没有发觉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祂经过我的身旁,我却不能看见;祂移动,我也不能察觉。」

(文理本)「过我而我不见、前行而我不觉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他由我身旁经过,我却没有看见;他走过去,我仍没有发觉。|

(牧灵译本)「他从我身旁经过,我却没有看见他;他继续前行,我仍没有注意。」

【伯九 12】

(和合本)「祂夺取,谁能阻挡?谁敢问祂,你作什么?」

(吕振中译)「他若夺取,谁能阻挡他呢?谁敢问他:"你作甚么?"?」

(新译本)「他夺取,谁能拦阻他?谁敢问他: '你干甚么?'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他随意拿走他所要的,没有人能阻止他;谁敢问他;你做甚么呢?」

(当代译本)「倘若祂要夺取人的生命,有哪一个能够阻止祂呢?又有哪一个敢问祂'你在干甚么'呢?」

(文理本)「彼取之、谁能拒之、孰问之曰、尔何为耶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他若抢夺,谁能阻挡?谁能问他说: 「你作什么? | |

(牧灵译本)「他若拿走,谁能阻止?谁能对他说: "你在做什么?"」

【伯九 13】

(**和合本**)「"神必不收回祂的怒气,扶助拉哈伯的,屈身在祂以下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神也不转消他的怒气;拉哈龙的助手也俯首于他以下。」

(新译本)「神必不抑制他的怒气,海怪拉哈伯的助手都俯伏在他以下。」

(**现代译本**) 「神的忿怒不止息:那些帮助海怪拉哈伯的人都屈服在他脚下。|

(当代译本)「神的怒气一发出就不会收回;在祂面前,人的狂傲要彻底崩溃。」

(文理本)「神不回厥怒、助拉哈伯者、屈伏于其下、|

(思高译本)「天主一愤怒,决不收回。为虎作伥的,必屈伏在他以下。」

(牧灵译本) 「天主的震怒决不收回,帮助海怪辣哈布的人必屈服在他脚下。」

【伯九 14】

(和合本)「既是这样,我怎敢回答祂,怎敢选择言语与祂辩论呢?」

(吕振中译)「何况我,我怎敢回答他,怎敢选择话语来同他辩论呢?」

(新译本)「何况我呢?我怎敢回答他,措辞与他辩论呢?」

(**现代译本**) 「我怎能回答神呢?我怎敢跟他辩论呢?」

(当代译本) 「我是谁?竟然跟全能的神争辩,甚至和祂理论呢?」

(文理本) 「况我何敢答之、择言与辩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如此我怎敢回答,我怎敢措辞与他抗辩?」

(牧灵译本) 「我又怎敢回答他?我又怎敢张口和他辩论?」

【伯九 15】

(**和合本**)「我虽有义,也不回答祂,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。」

(目振中译)「我虽理直,也不能回答他,我只能向那控诉我的恳求(或译:只能为我的理直而恳求)。

(新译本)「即使我有理,也不敢回答,只向那审判我的求怜悯;」

(**现代译本**) 「我就算无辜,也不敢答辩:我只能向神—我的审判者求怜悯。」

(**当代译本**) 「我纵然无罪,也无话可说,我只可以求主施恩。」

(文理本)「我虽为义、亦不敢答、惟祈于鞫我者而已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纵然有理,也不敢回答,唯有哀求我的判官开恩。」

(**牧灵译本**) 「我纵然有理,也不敢申辩,唯有哀求审判者的慈悲。」

【伯九 16】

(和合本) [我若呼吁, 祂应允我, 我仍不信祂真听我的声音。]

(*吕振中译*)「我若呼求,而他若应我,我还是不信他侧耳听我的声音。」

(新译本)「即使我呼求,他也回答我,我还是不信他会垂听我的声音。」

(现代译本)「我就是召唤他,他应答了,我也不相信他肯听我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就是我的祷告已蒙应允,我也不敢相信祂已听见我的呼求。」

(文理本) 「我若吁之而蒙允、犹不信其听我声、|

(思高译本) 「我向他呼求,纵然他答应我,我仍不相信他会听我的呼声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我恳求他,就算他答应了,我还是不敢相信他肯俯听我的呼求。」

【伯九 17】

(和合本)「祂用暴风折断我,无故地加增我的损伤。」

(吕振中译) [因为他用旋风摧残我,无缘无故加多我的创伤: |

(新译本)「他用暴风伤害我,无缘无故加添我的创伤。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他用暴风摧残我,无缘无故地伤害我。」

(当代译本) [因为祂是那毁灭者,无故地加添我的创伤:]

(文理本)「彼以暴风折我、无故益我之伤、|

(**思高译本**)「他为了一根头发而折磨我,无故增加我的创伤;」 (**牧灵译本**)「他为了一件琐事折磨我,无缘无故地增加我的伤痛。」

【伯九 18】

(和合本)「我就是喘一口气, 祂都不容, 倒使我满心苦恼。」

(*吕振中译*)「我不容我喘一口气,倒使我饱受苦恼。」

(新译本)「他不让我喘一口气,却使我饱尝苦楚。」

(**现代译本**)「他不容我喘一口气,却使我饱尝悲苦的滋味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祂不让我喘息,倒使我满怀忧伤。」

(文理本)「不容我呼吸、以苦充我、|

(思高译本)「致使我不能喘一口气,使我饱尝苦辛。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他不让我喘一口气,不停地让我饱尝痛苦。」

【伯九 19】

(和合本) 「若论力量, 祂真有能力; 若论审判, 祂说谁能将我传来呢?」

(吕振中译) 「若论能力,他强大呀;若论审判权,他说:"谁能定期传唤我呢?"」

(新译本)「若论力量,他多么强大,若论诉讼,他说: '谁能把我传来?'」

(现代译本)「我用暴力吗?他多么强大!上法庭吗?谁敢传他〔希伯来文是:我〕出庭?」

(当代译本)「只有祂是大能、公正的。」

(文理本)「若论能力、彼则云我在此、若言讯鞫、彼则云谁定期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论力量,他强而有力;论审判,谁能将他传来?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这若是力量的竞争,他实在强大无比;这若是正义的较量,谁又能传他出庭?」

【伯九 20】

(**和合本**)「我虽有义,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;我虽完全,我口必显我为弯曲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我虽理直,我自己的口必定我为恶;我虽纯全,他却要定我为乖僻。」

(新译本)「即使我有理,我的口还是定我有罪;即使我完全,我的口还是判我乖谬。」

(**现代译本)**「我就算无辜,我的话却定我有罪:我就算清白,他要证明我的过错。|

(当代译本)「"至于我,我是公义的吗?连我的口也不承认。即使我是十全十美的,神也能宣告我的邪恶。」

(文理本)「我虽为义、我口犹罪我、我虽纯全、我口犹证我背戾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我虽自以为正义,他的口却判定我有罪;我虽自觉无辜,他却证明我有偏差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我虽自认无辜,我的口却定我有罪: 我虽自认完美,他却判我有罪。」

【伯九 21】

(**和合本**) 「我本完全,不顾自己,我厌恶我的性命。」

(吕振中译) 「就使我纯全,我也不顾(同词:知)自己;我厌弃我自己的性命。」

(新译本) 「我虽然完全,却不顾我自己,倒厌恶我的生命。|

(现代译本)「我无罪,然而有甚么用呢?我已经毫无生趣。」

(当代译本) 「我也不敢妄想自己是完全无罪的,我鄙视我自己。」

(文理本)「我乃纯全、而不自顾、厌我生命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我是无辜的,我已不顾及我的生命,我已厌恶生活下去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我是否清白无辜?我也不知道,我已厌倦了我的生命。」

【伯九 22】

(**和合本**)「善恶无分,都是一样,所以我说:完全人和恶人祂都灭绝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反正都是一样;故此我说:无论纯全邪恶、他都灭尽。」

(新译本) 「所以我说,善恶都是一样,完全人和恶人,他都灭尽。|

(**现代译本**) 「不管有罪无罪都是一样,反正神要毁灭我们。|

(当代译本) 「无论是善是恶,在祂眼中都没有分别,祂把善人、恶人都一并毁灭;」

(文理本)「事皆一致、故曰完人恶人、俱为神所灭、」

(思高译本) [因此我说:都是一样。善人恶人,他一概灭绝。]

(**牧灵译本**)「全都一样!我斗胆说:好人坏人,他一概灭绝。」

【伯九 23】

(和合本)「若忽然遭杀害之祸,他必戏笑无辜的人遇难。」

(*吕振中译)* [若有灾祸突然使人死亡,他是调弄无辜人之绝望(或译:灾难)。]

(新译本)「灾祸忽然把人杀害的时候,他就必嘲笑无辜人的遭遇。」

(**现代译本**) [当灾祸带来突然的死亡,神便嘲笑无辜者的遭遇。|

(当代译本)「看见善人遭遇不幸,祂会发笑。」

(文理本)「如灾忽行杀戮、无辜者遘难、彼必笑之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若天灾突然降下使人猝死,他便嘲笑无罪者的绝望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灾难使人猝死之时,他嘲笑无辜者的绝望。」

【伯九 24】

(和合本)「世界交在恶人手中,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,若不是他是谁呢?」

(目振中译) 「地上交于恶人手中; 地上审判官的脸、是他蒙蔽着; 若不是他, 那么是谁呢? 」

(新译本)「全世界交在恶人的手中,他蒙蔽世上审判官的脸,如果不是他,那么是谁呢?」

(现代译本)「神把世界交给邪恶的人;他使所有的审判官都瞎了眼。这不是出于他,是出于谁呢?

(当代译本)「全地都落在恶人的手中,因为神把世上审判官的眼睛都蒙敝起来:倘若不是祂,又有

哪一个能够这样做呢? |

(文理本)「世界付于恶人之手、蒙蔽鞫者之面、为之者、非神而谁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大地落在恶人的手里,蒙蔽判官脸面的,不是他,是谁呢?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世道落在恶人手中,是他使审判官眼瞎,如果不是他,又会是谁呢?」

【伯九 25】

(和合本)「"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,急速过去,不见福乐。」

(目振中译)[『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;它疾飞过去,不见福乐。]

(新译本)「我的日子过得比信差还快,飞快逝去,不见福乐。」

(**现代译本)**「我的时光奔驰而去,没有一天好日子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我的生命匆匆地过去,满载着不幸。」

(文理本)「我日速于邮传、趋而不见福祉、」

(思高译本) 「我的日月过去比跑信的还快:疾走而过,无福乐可享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我的日子比奔跑者的脚步更快,飞逝而去,毫无欢乐可言。」

【伯九 26】

(和合本)「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,如急落抓食的鹰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它一掠而去,同蒲快艇一样;如急落攫食的兀鹰。」

(新译本) 「我的日子消逝有如快船,好像俯冲猛扑食物的鹰。」

(现代译本)「我的生命像轻舟掠过,像老鹰猛扑食物。」

(当代译本) 「我的岁月消逝如疾驰的快艇、又像急降抓食的兀鹰。|

(**文理本**)「日过如扁舟、又如疾下攫物之鹰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急急驶过,似芦苇船,如骤降攫食的鹰。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它们如轻舟急驶,又如飞鹰骤降捕食猎物。|

【伯九 27】

(和合本)「我若说,我要忘记我的哀情,除去我的愁容,心中畅快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我若说:我要忘掉我的哀怨,要撇弃愁容,显着喜色;」

(新译本)「我若说: '我要忘记我的苦情,要除去愁容,面露喜乐。'」

(现代译本)「我就是强颜欢笑,想忘记自己的痛苦, |

(当代译本)「虽然我决定尝试去忘掉我的怨恨,抛开愁容,使心中畅快,」

(文理本)「我若自谓、必忘我怨、去忧色、为欢容、|

(思高译本)「我若决意忘掉我的哀怨,改变愁容,表示愉快;」

(牧灵译本)「即使我决意忘记自己的痛苦,改变面容,强装笑脸,」

【伯九 28】

(和合本)「我因愁苦而惧怕,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」

(吕振中译) 「我就惧怕我一切苦痛,因为我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|

(新译本)「我就惧怕我的一切痛苦,因为我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。」

(现代译本)「一切祸患来困扰我;我知道神不以我为无辜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但神仍会加重我的悲哀。神啊,我知道你是不会放过我的,」

(文理本)「则因我苦而惧、知尔不以我为无辜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但一想到我的痛苦,我就恐怖。我知道你决不以我为无辜。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但一想到我的磨难,我就害怕,我知道没人认为我无辜。」

【伯九 29】

(**和合本**)「我必被你定为有罪,我何必徒然劳苦呢?」

(吕振中译) 「无论如何、我总会被定为恶的;那么我何必徒然劳苦呢?」

(新译本)「我既然被定为有罪,又何必徒然劳苦呢?」

(现代译本)「既然我被判定有罪,我又何必喊冤叫屈?」

(当代译本)「你只会定我的罪,那么,我又何必枉费心思去证明自己的清白呢?」

(文理本)「我必见罪、何犹徒劳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我若是有罪,又何苦白费心血;」

(牧灵译本)「既然我难逃有罪的判决,我又何必徒劳?」

【伯九 30】

(和合本)「我若用雪水洗身,用碱洁净我的手,」

(*吕振中译*)「我若用雪水洗身,用碱洁净手掌,」

(新译本) 「我若用雪水洗净我的身,又用碱水洁净我的手, |

(**现代译本**) 「我就是用白雪洗涤自己,就是拿碱水洗手,|

(**当代译本**)「就是我拿雪水洗身,用碱水洗手来彻底清洁自己,」

(文理本)「我即以雪濯身、以碱洁手、」

(思**高译本)**「我即便用雪洗我身,用咸水洗我手,|

(牧灵译本)「即使我用雪清洗身子,用碱水洗手,|

【伯九31】

(和合本)「你还要扔我在坑里,我的衣服都憎恶我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你还会将我蘸在坑里,以致连我的衣裳都厌恶我。」

(新译本)「你还是把我扔入坑中,连我的衣服也憎恶我。」

(**现代译本)**「神也要把我扔在污坑里,连我的衣服也都厌恶我。|

(当代译本)「你也会把我扔进泥坑里。在你的心目中,我比这一身的肮脏衣服还要污秽!」

(文理本)「尔必浸我于坑、我衣亦将厌我、|

(思高译本)「你却把我浸在泥坑内,甚至我的衣服都憎恶我。」

(**牧灵译本**)「你却把我浸在泥坑内,连我的衣服都厌恶我。」

【伯九32】

(和合本)「他本不像我是人,使我可以回答他,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。」

(*吕振中译)*「『因为他并不像我是个世人,使我可以回答他,或使我们可以上法庭、一同对讯的。

(新译本)「他不像我是个人,使我可以答他,让我们一起对簿公堂。」

(现代译本)「如果神跟我一样是人,我可以跟他答辩;我们可以一同上法庭,解决我们的纠纷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(32~33 节)我可真是百辞莫辩了,因为神不像我,祂不是一个人。如果祂是人,我们就可以一起理论,寻求公平的审判,然而,我们中间也没有仲裁人可以联络我们。」

(文理本)「彼非人与我等、俾我应答、与同赴审、|

(思高译本) [因为他不像我是个人,使我能答复他,或让我们同去听审。]

(牧灵译本)「如果天主像我一样是人,我就能说:"让我们同上法庭。"」

【伯九 33】

(和合本)「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双方按手。」

(吕振中译)「他与我之间并没有仲裁者可以向我们双方按手。」

(新译本)「我俩之间并没有仲裁者,能够按手在我们双方身上。」

(**现代译本)**「然而,他跟我之间没有仲裁者:没有人能够在神和我之间判断是非。|

(当代译本)「(32~33 节)我可真是百辞莫辩了,因为神不像我,祂不是一个人。如果祂是人,我们就可以一起理论,寻求公平的审判,然而,我们中间也没有仲裁人可以联络我们。」

(文理本)「其间无听讼者、措手于我双方、|

(思高译本) 「在我们中间没有仲裁,可按手在我们双方之间。|

(牧灵译本)「但在我们之间没有仲裁者,有谁能按手在我们之间,」

【伯九 34】

(**和合本**)「愿他把杖离开我,不使惊惶威吓我;」

(*吕振中译)* 「愿他使他的刑杖离开我,不使我惧怕他的心来使我惊惶; 」

(新译本)「愿他使他的刑杖离开我,愿他可畏的威严不惊吓我,」

(现代译本)「神啊,求你不再惩罚我!求你不再恐吓我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但愿祂不再责打我,我便不用终日惶恐。」

(文理本)「愿其杖离我、其威烈不复怖我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但愿他的棍杖远离我,他的威严不要恐吓我,|

(**牧灵译本**)「帮我拿走天主的棍杖,让他的威严不再惊吓我,」

【伯九 35】

(和合本)「我就说话,也不惧怕他,现在我却不是那样。"」

(吕振中译)「那我就说话、也不惧怕他,因为独对自己、我本不是这样惧怕。」

(新译本)「我就说话,也不怕他,因为我本身并不是这种人。"」

(**现代译本**) 「这样的话,我就大胆发言,不畏惧,因为我知道自己无辜。」

(当代译本)「我就能够坦然无惧地对祂讲话,可以勇敢地告诉祂我是清白的。"」

(文理本)「我则敢言、无所畏葸、盖我自觉非若彼也、」

(思高译本)「我好能讲话而不害怕;但是如今我并非如此。」

(牧灵译本)「让我可以毫不畏惧地申辩?但事实却非如此。」